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書會要卷二千三百八十五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正義鄭氏康成曰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灋其遺禮可灋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

者賈疏王制王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引文不具自公卿以下皆適子

乃得入經云弟者則王子也謂之國子成均見文王世子篇然則

周人立此學之宮 陳氏汪曰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其父兄共維持天下到後來亦與其子孫共維持國之子弟善則後日天下必治反是則可慮者在國家血脉常相聯也

案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皆是始建學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有道有德之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

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
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
諸子者春秋合舞合聲則皆入於成均與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王制上庠下庠有虞氏之學也
至周立小學在西郊曰虞庠國學五帝總名成均三
代天子學總名辟廡當代各有異名也呂氏祖謙
曰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皆
由樂始蓋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陶冶之功

入人最深漢大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 陳氏
祥道曰王制四代之學虞曰上庠下庠夏曰東序西
序殷曰左學右學周曰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
膠皆大學也故以養國老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
學也故以養庶老而周詩有辟廟周官有成均皆為
大學名各以義起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

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鄭氏衆曰瞽宗樂人所共宗也明堂位瞽宗殷學泮
宮周學以此觀之蓋祭於學宮 賈氏公彥曰文王
世子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
師亦在瞽宗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彼注云如禮有
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是也 吕氏
祖謙曰延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也既設掌樂之官
却不專教又資之他人以此見古聖規模廣大處

林氏之奇曰祭於瞽宗記所稱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是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炊於養老則祭先老皆以示不忘本也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亦此義

餘論魏氏曰古者民以君為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自

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此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祗音支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賈疏二句
爾雅文

賈氏公彥曰必使

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

別

案體中達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亦畧與師氏之教同先教之德以為聲容之本更以聲容陶淑之而德成焉故謂之樂德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興許應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亦使有道有德者教之 鄭氏

康成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

鄭氏鍔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

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剗今也

賈疏若詩陳
古以刺幽厲

倍文曰

諷

賈疏謂開讀之

不以聲節之曰誦

賈疏此亦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又

為吟咏以聲節之

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王氏志長曰人惟

辭氣不可強苟非中正和樂之德積中發外則必有

乖戾不中節者此古人所以有樂語之教也

案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

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

言者賦詩以

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

相與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

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

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

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非謂樂之語本有此

六類也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卷音權磬上昭

反護胡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

大卷

賈疏卷者卷聚之義
即下注所謂族類也

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

共財

賈疏祭法作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國語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

案韋昭注命

名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

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

賈疏祭法作堯能賞均
刑法以義終案國語

殫作單韋昭注單盡
也均平也儀善也

言其德無所不施也

賈疏咸皆
池施也

大磬舜樂言其德能紹堯也

賈疏樂記
韶繼也

大夏禹樂禹

治水傅土

賈疏傳禹
貢作敷

言其德能大中國也

賈疏樂記
夏大也

大濩湯樂

賈疏濩
救護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賈疏邪祭
法作虐

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武王伐紂
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

賈疏祭法武王以武功
去民之蓄

案國語武

王去民之穢韋
昭注穢謂紂也

賈氏公彥曰大司樂所教是大舞

樂師所教是小舞案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
舞也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

之文武備其實六舞皆學也

通論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為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然而入 陳氏祥道曰周之時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以此見學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 吕氏祖

謙曰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所寓先王以舞教學士屈仲綏兆所謂四體不言而喻理至精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大章堯樂名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堯增修而用之與此不同者堯增修黃帝樂猶存其本名曰咸池即此大咸也其不增修者則名大章是大章雖堯樂其體本黃帝樂周公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名又名曰雲門以為黃帝樂則雲門與大卷為

一故下文更不序大卷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悅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

也

賈疏大師職掌六律

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案漢律歷志黃

帝取竹嶰谷貞索隱謂古

律用竹漢末用銅

轉而相生黃鍾為

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

去一焉

賈疏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酉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

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族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八八為位也國語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

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賈疏引國語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

之大小須應律同也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

者案國語本義謂考中聲以制黃鍾之管量之者審察中聲之齊量也度律者既得黃鍾之度數因度

其上生下生之分數以定十二律管之短長也均鍾者因律管而立均以調十有二鍾之聲也

大合

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

賈疏非一時俱作一
代畢乃更故云徧

動物羽

贏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間鳥獸牋牋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王
氏昭禹曰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故名曰律
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故名之曰同六呂又謂之
六間蓋呂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之皆所

以述陰陽之氣故皆謂之十二律 梁氏曰此大合樂乃成均習樂之事非用之之事也

案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管弦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以下更言其用之之效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閨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蓋用樂多端各從類應非

專主一事而言也六舞在大合樂之上與五聲八音
為類則是樂師所教之六舞非六代之舞也 王氏

詳說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此緣鄭注而誤
也一祭無徧用六代之樂之理大合六代之樂亦非
一日而畢之事至下文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
之樂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
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鬼

案人聲與八音合即是合樂又合六舞則雖一代之樂亦為大合矣不必一時遽徧六代也 又案呂氏春秋言伶倫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別十三律說之者曰自黃鍾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鍾四寸二分其中間長短相距取用之數三寸九分而已此黃鍾之宮為黃鍾所含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筩以別律聲而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鍾之

宮為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者此也
又月令疏載蔡氏邕熊氏安說曰黃鍾之宮謂黃鍾
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說之者曰
先為黃鍾之宮管四寸五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
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黃鍾之全律以生大呂
以下十一律焉伶倫以黃鍾清聲為律本其所首重
也呂氏所云三寸九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訛云含少
者則宮少之訛耳二說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別以

一管為黃鍾之宮則一也後說更覺切實可循朱子亦云黃鍾清長四寸半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賈氏公彥

曰分六代之樂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故曰序

案此下皆言用樂之事也祭者地示享者人鬼祀者天神下六節蓋天神地示人鬼之次祀未如圜丘方丘宗廟三者之極盛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

朱子

曰國語律者立均出度均是七均如以黃鍾為宮則用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

案注云

黃鍾之宮者以十二鍾為十二律又鍾為

樂器之首故指鍾而言之

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

據賈疏合者

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主陰呂來合之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已後皆然是斗與辰合也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

賈疏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

云尊天神謂日月星辰

案奏與歌各為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鍾師職以鍾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鍾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即以其律為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即以歌者之均為均而不另為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

八音者即謂之合樂矣黃鍾大呂皆以之為均而起
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為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為均
之樂配之下皆放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又案凡
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陰也陰
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祀
天之樂以陽律為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黃鍾陽生
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存異賈氏公彥曰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奏據出聲

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左氏傳襄四年晉侯饗穆叔奏肆夏歌文主大明祿亦此類也

案肆夏於賓入門時奏之其時歌工未入則奏時不歌明矣且傳兩云不拜明非一時則奏與歌之為兩節又明矣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

賈疏黃鍾之初九
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簇陽聲第二

下生林鍾之初六

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

二三四是大蔟陽聲之第二也

應鍾為之合

賈疏大蔟寅之氣也

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
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

咸池大咸

也

辨正楊氏復曰地示謂社稷也鄭氏謂祭神州之神
於北郊緯書不足據

案祭地之樂以陰律為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
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磬音韶

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洗陽聲第三

賈疏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

是陽聲第三也南呂為之合

賈疏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

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

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者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

案四望自當以五嶽四鎮四瀆為正而天神不與焉然土經言以祭以享以祀而此六節分承之不應非天神之屬亦稱祀且言祀祭享者各二不應天神處其一而地示處其三也康成因此有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亦用此樂之疑然果爾則神示亦混矣疑四望當作四類蓋字之訛小宗伯注以四類為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但上文祀天神已云日月星辰則此四類當除日月而言也四類以成天之功故用姑洗陽成之律而合以陰之南呂

存疑陳氏詳道曰望雖以名山大川為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鄭司農釋大宗伯以為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以為望

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以四望為日月星辰
河海泰山蓋有所受之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如帷反函胡南反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蕤賓陽聲第四

賈疏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

是陽聲函鍾為之合

賈疏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

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苗鍾為之合也

函鍾一名林鍾

賈疏月令以苗鍾為林鍾

案山川代地生物故用函鍾陰生之律而從陽之蕤

賓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正義鄭氏康成曰夷則陽聲第五

賈疏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

是陽聲第五也

小呂為之合賈疏小呂已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小呂為之合也

小呂一名中呂賈疏月令以小呂為中呂

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

廟祭之

賈疏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周之子孫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也凡祭以某

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

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配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閟

神之

案天子七廟而守祧八人合此經觀之則周立姜嫄廟信矣妣先於祖者以其為后稷之母特尊之也人道陰陽參焉直以生物終始為義而已妣主育養自己至申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律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傳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稷為帝嚳親子鄭君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稷為

堯官則姜嫄不得為帝嚳妃而言履帝武者帝謂天
帝也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
動而孕生子是鄭鮮聖人跡與毛異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射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射陽聲之下也

賈疏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

上九是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

賈疏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馬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

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是其合也夾鍾

一名圜鍾

賈疏下文圜鍾為宮先祖謂

先王先公

案先祖謂后稷也其他廟之牲祭者亦存焉祖主生成自卯至戌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鍾之合律也以上六樂用律與舞蓋以尊卑為次然於陰陽象類各有合者又如此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注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

之播百穀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者言其均

賈疏六者各據其首若黃鍾為宮自與已

下徵商羽角等為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

被也

賈疏取被及之義

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讀如后稷播

百穀之播

朱子曰洪範是水火木金土樂聲是土

金木火水

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

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案左傳醫和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

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蓋宮聲遲以漸而速宮聲為本餘者為末宮聲中聲也宮聲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為中之始則中之中也故曰中聲以降朱子所云似

本此

案凡樂之所謂五聲者有調有音調舉一曲之全曰

宮調曰商調者是也音則逐字而命之曰宮音曰商音者是也上經六樂十二律皆宮調也至此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雖用五聲之一以名調而中閒和應之律則五聲具備此凡樂之大綱也曰文者閒雜而成章曰播者散布而遞徧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賈疏此云變燕

禮云終尚書云成孔注云凡樂曲成則終終則更奏

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

賈疏言此欲見其先致者

皆由其神易致故也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

賈疏一變致之以是

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

賈疏自樂再變已下差緩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

是其所以舒疾之分

賈疏先致由走遲竅小故也

後致者土元原隰及平地之神也

賈疏大司徒五地舒之分有原隰故知土元

中有原隰也不言原隰而云土示者欲見原隰中
有社稷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示

賈氏公彥曰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但言
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言也 王氏安石
曰所謂象物則在天成象者羽物輕疾故致之最易
介物重遲故致之特難象物恍惚無形則致之尤難
川澤已下之屬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
遠人而尊故致之尤難所致之先後其大致如此

王氏志長曰夔頌舜樂庶尹允諧先以百獸率舞大

司樂以六樂致神示亦先以羽贏鱗毛介象聖人作
樂必徵之異物何也天神地示人鬼之情狀不可得
而見也物類之難感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
見矣

案此承上文論作樂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八變九
變之端也邦國萬民賓客遠人之屬乃同類感應易
通故此與下文皆論鬼神示之感而此兼言羽贏之
屬以備作動物之意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

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鍾為均焉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

辨正劉氏恕曰注以致羽物贏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蜡祭息老物樂田畯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

案籥章職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非大司樂之司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經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示與大司徒異者彼言物生所宜此則以所致難易為序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弧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箏

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圜于權反角如字古音鹿大簇之大音泰徵張里反下竝

同雷同九聲
之九依注作大

正義王氏肅曰圜丘則郊也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

所祭言之謂之圜丘祭法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官冬至祭天于圜丘一也

鄭氏康成曰圜鍾夾鍾也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祭祀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賈疏以商是西方金故不用

者賈疏枝根末生者若子孫焉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

陰竹生於山北者

賈疏爾雅山北曰陰雲和

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當為大磬字之誤也 賈氏

公彥曰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

中圜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方丘亦取自然之丘方者象地也不可於水中設祭故取澤中之丘天陽地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宗廟謂祫祭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磬者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為差也 鄭氏衆曰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

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賈疏文七年左傳郤缺語然原本尚書大禹謨

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傳也

案上文既言分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矣其陽生而郊天陰生而祭地大禘大祫有事於大廟禮彌隆則樂彌盛故皆併二樂而兼用之其為宮角徵羽及鼓鼙管琴瑟之異者蓋於天地宗廟各有所宜而亦因以為差焉音有八而止舉其三者鼓鼙以命管琴

瑟以升歌舉其重者言也六代之舞在天則統以天
神之所用在地則統以地示之所用在廟則以古為
尊故舍濩武而用大磬焉樂兼用四而舞直用其一
者合樂乃舞舞不可以兼用也六變八變九變其樂
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皆降皆出天地之大祭祀容
有配食者故云皆然亦非盡羅列也大祫則合羣主
然於宗廟不言皆者其以大祫不合羣主故與上言
樂至六變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土示皆已畢至此

謂八變地示乃出者彼所致土示原隰之稱與上四者俱各為一端唯此乃為大地示也

辨正朱子曰周官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以書傳言郊社者多却說社便是后土某看來不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共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排作一堆都祭 問祭不用商音曰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

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都在溫公言本朝無徵音
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
是調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
宮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黃鍾為宮
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
而言之康成辟位不用之說非也 楊氏復曰圜丘
之祀注以為禘蓋見祭法禘在郊上遂謂郊止於稷
而禘上及譽是以祭法之禘為冬至祀天于圜丘

以鬯配之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疏家傳會繆說相沿幸王肅趙匡發明之然後人知禘是宗廟之祭非謂天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合樂而祭之

賈疏致神則下神也禮之以玉據天地

廟無禮神之玉周之禮祭祀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

夾鍾生於房心之

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

賈疏石氏星經天官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

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

為明堂故以園鍾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

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

賈疏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

位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在輿鬼外也天社坤位皆地神故以

林鍾為地宮

黃鍾生於

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

賈疏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星經虛危主

宗廟故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

賈疏各於本宮為人宮

羽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

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

數其陽無射

賈疏夾鍾與無射合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

還從陽數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

賈疏地宮

是林鍾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

中呂上

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

賈疏中呂上生黃鍾

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亦嫌不用

林鍾上生大簇為徵也

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

姑洗

賈疏姑洗為羽也

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簇

賈疏大簇為角也

大簇下生南呂

賈疏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也

南呂上生姑洗

賈疏姑洗

先用也

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

賈疏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辟之者尊之

林鍾上生大簇

賈疏大簇為徵先生後用也

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

賈疏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

人地皆不辟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隔絕故辟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

姑洗下生應鍾

賈疏應鍾為羽也

應鍾上

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

賈疏以林鍾是地宮與蕤

賓配合故又辟之注知有辟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不取有不敢也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辟之也

蕤賓上生大呂

賈疏大呂為角後生先用也

鄭司農

曰雷鼓雷鼗皆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靈鼓靈鼗四面

路鼓路鼗兩面雲和地名某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

賈疏鼓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則人鬼地示天

神之鼓累加可知

賈氏公彥曰角徵羽三者宮之所生以

其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若地宮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大呂為角後生先用大簇為徵先生後用也六變者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為三成舞人各轉

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為六成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此約樂記周之大武而言大濩已上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

案康成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為一祭之事故謂先奏是樂以降神後乃大合樂而祭之夫歌笙間而後

合樂合樂乃舞豈其未禮玉未裸之前而遽已備此
殷人滌蕩三闕蓋奏鍾鼓之類下文云尸出入奏肆
夏則尸未入時歌工舞人均未入也然則此即祭時
之樂而非僅以之降神明矣至其辟位不用之說頗
費苦心然似於樂律之灑未合上言六樂者文之以
五聲則未有五聲不備而可以成樂者以一律為均
則諸律之為徵為羽為商為角皆有自然之次序其
當之者不可得而辟其未至者不可得而攬康成以

此四樂者混合為一不知諸律之為調而以聲當之見其於次不合則不得不歸於辟位不用而展轉遷就以求合焉賈氏先生後用後生先用之云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為之辭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黃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鍾為角謂黃鍾之角調即姑洗也大簇為徵即南呂也姑洗為羽即大呂也唯圜鍾為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大簇應鍾蕤賓箇鍾此

云函鍾為宮即函鍾也大簇為角即蕤賓也姑洗為
徵即應鍾也唯南呂為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
則小呂無射夾鍾此云大呂為角即小呂也應鍾為
羽即夷則也唯黃鍾為宮大簇為徵不合夫三宮之
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
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
三宮為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鍾當為黃
鍾人宮之黃鍾當為圜鍾蓋互訛耳其餘三調乃各

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
宮之南呂為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大簇也人宮之
大簇為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
黃鍾為宮則黃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即以黃
鍾黃鍾為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
姑洗大簇為徵則大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
以南呂姑洗為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
則以大呂餘樂皆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南呂大呂

而云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為黃鍾角南呂之為大簇徵大呂之為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經傳寫之訛固多有之抑以天宮黃鍾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與 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

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為進退頗類大司馬大閱之灋
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與否更以推之他舞尤恐
難通上六樂自一變以至六變具有之如賈說豈一
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遽止二變者至第三表而
遽止乎似不成舞也如一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
變八變九變亦不然矣舞以八佾則八人為一列
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于兩階則左右分為兩
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

干職舞者既陳授舞器是舞者既就位乃執器每變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此其相距不宜甚遠斯於兩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蓋其縱橫分合往來嚮背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匪直進退之間而已况大磬之舞則當象其至德升聞雍容揖讓垂裳恭已之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

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似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存異鄭氏康成曰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祭法曰周人禘讐謂此祭天圜丘以讐配之 賈氏公彥曰爾雅云禘大祭也不辨天神地示人鬼皆有禘稱祭法禘黃帝之等據祭天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三者皆禘也王者

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
以后稷配也郊之禘以稷配圜丘之禘以饗配圜丘
未必定在郊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孔氏穎達曰
天神有六天子祭之歲有九冬至祀昊天上帝紫微
北極耀鬼寶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祭之於東郊二
也赤帝赤熛怒立夏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
季夏土王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祭之
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祭之於北郊六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夏正月祭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示有二歲二祭夏至祭崐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月祭神州之地示於北郊二也或云申月祭之與郊天相對

案康成以此三者皆為禘而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以孝經郊祀后稷配天解之併此則四禘也天一而已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故郊與明

堂均為大祀孝經孔子之言不可易也程子所以發明之者至矣圜丘與郊為一其五帝即明堂上帝也此外唯祈穀舞雩則祈請有事焉禮之次者亦通於諸侯矣夫祭不欲數數則瀆惡有多其名目而一歲至於九祀者乎社亦地元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有社方澤之祭則天子之異於侯國者耳乃云方澤之外又有神州皆緯書荒誕不經之說也孔賈所言悉本鄭義鄭氏有功禮經不小而遵信緯書

是其所蔽此典禮之尤重大者故存而論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
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
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
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
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壇言
折則人為之也祭祀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於
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

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
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
樂八變之前矣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先以全脅其玉
四圭有邸兩圭有邸其酒明水及五齊三酒其器八
尊疏布幕櫛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蒲越
藁秸天子出郊則其車玉路其旗大常其服大裘裘
冕祭地則袞冕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元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

此記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爾雅曰非人為謂之丘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疏

謂叩之使作聲而省知其完不善惡也

賈氏公彥曰言凡語廣饗食

燕有樂事亦兼之宿縣者於前宿豫縣之舉大祭祀
其實中小祭祀亦宿縣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韶夏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夏皆樂章名

賈疏此三夏即鍾師九夏之三

賈氏公彥曰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祭祀之次也

王與尸出入謂祭祀初入廟門祭訖出廟門也牲出

入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燭肉與體其犬豕

王氏

詳說曰奏九夏者皆鍾師令者令鍾師也

案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凡夏皆有聲

無辭詳見鍾師職

帥國子而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舞者帥以往使國之子弟為

賈疏凡興舞皆

當用者帥之以往

之但國子人多選當用者帥之以往

案樂之諸工各有所屬國子六舞大司樂所教者故

帥之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

賈疏若祭祀大饗牲

當入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

亦奏王夏肆夏

案其他包宿縣展聲命舞

通論賈氏公彥曰大饗有三曲禮大饗不問卜謂饗帝於明堂也禮器大饗腥鄭注謂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大饗尚殷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也此大饗即郊特牲所謂大饗其牲殺於廟門外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

賈疏
其詩

云一發五祀于嗟乎驕虞言君一發矢虞人驅五祀而來也

王射以驕虞為節

賈氏公彥曰大射謂王將祭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也射義驕虞者樂官備也天子以備官為節

詔諸侯以弓矢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

賈氏公彥曰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大射之時則大司樂詔以射之舞節案大射儀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

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
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

侑音又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侑

猶勸也

賈疏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月朔加牲體月半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

有月半殷奠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

賈氏公彥曰若常食亦以樂

侑食但大司樂不令奏鍾鼓耳

王氏昭禹曰玉藻

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

食與

案大食之侑然後大司樂令奏侑則每日恒食之侑
樂師當令之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也

賈疏鄭志趙商問大司馬職云師有功則以愷樂獻于社此注則云獻捷於祖何也答曰司馬獻軍功故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

鄭司農云春秋傳晉敗

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

賈疏僖二十八年傳文

王氏昭

禹曰魚藻詩言樂豈南風謂之愷風天地之怒氣散
焉故師有功獻愷樂樂師大獻奏愷歌遂倡之鑄師
大獻鼓其愷樂則大司樂言令者令其屬也

案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
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
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
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令去樂

傀劉九靡

反舊音怪字
林公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

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間冀州之霍山

賈疏職方氏九州各

有山以為一州之鎮五州五鎮得名獄餘四州不得名獄則為鎮

五嶽岱在兗州衡

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

賈疏周西都鎬京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爾

雅云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如大宗伯注是也嵩華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鄭欲見九州都有故據西都吳嶽為西嶽而言耳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

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隕

賈疏若左氏云歲在紀而淫於亥枵是其奔

賈石於宋
五是其賈

及震裂為害者

賈疏若左氏
地震之類

去樂藏之也

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賈疏事見宣公八年萬言入則去者

不入藏之可知

案國語周伯陽甫言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左傳萇弘言周之亡也三川皆震皆裁異之大者也則四鎮五嶽兼及四瀆可知春秋不書月食以其事為細也此月食或是帶言耳

大札大凶大戮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臣死大夫以上是也國之大憂

若檀弓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 鄭氏康成曰札

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

之為

賈疏樂縣於虞釋下之兵鼓縣於車上休亦釋下之意故以為况

案去樂弛縣皆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釋下其器其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戚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蕡諫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

比卒哭不舉樂足以徵之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
傀異歲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
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侯國卿大夫數
少故皆以卒哭為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已上若
大夫則未必如是久也

通論陳氏賜曰膳夫職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歲邦
有大故則不舉司服職大札大荒大歲素服蓋先王
吉凶與民同患去樂弛縣其極也又素服不舉所以

畏天變而省身罪已者如此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

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

賈疏
若樂

記齊音教辟
喬志是也 賈氏公彥曰建國謂新封諸侯之國

也移風易俗當用正樂以化民故禁此四者

案此蓋大師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則大司樂因而
禁之也政教有得失風俗有邪正則聲音異矣淫過

凶慢四者本乎人情流於風俗者也政教善則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又以和聲感之故風移而俗易矣凡國皆然不專指新封者經特據建國言之耳

大喪泣厥樂器

厥許
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泣臨也厥興也臨笙師鑄師之屬

興樂器也

賈疏笙師鑄師皆云大喪厥樂器奉而藏之籥師亦云大喪厥樂器司干亦云大

喪厥舞器
故曰之屬

興謂作之

賈氏公彥曰樂器謂明器沽

而小檀弓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廩皆從淫後鄭不從者司服職大喪共其復衣服廩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廩馬亦如之廩陳既別故以興象為義也

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亦臨筮師鑄師之等

案此職自篇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

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
領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十三

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賈疏其實六舞皆學舉大夏以兼前後也

賈氏公彥曰小舞即下文祓舞已下是也此云小舞
大司樂雲門已下為大舞也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
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

馬氏端臨曰雲門已下舞之名也若祓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合舞而言

凡舞有祓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祓音

拂注故書皇作望鄭司農云讀為皇書亦或為皇

正義鄭氏康成曰祓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

也皇雜五色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

袖為威儀

賈疏手舞以袖

四方以羽山川以干旱暵以皇

賈疏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宗廟

以人

鄭氏衆曰羽舞者析羽

鄭氏鍔曰析白羽也陳氏暘曰羽舞籥

師鼓羽籥旌舞者旄牛之尾

賈疏山海經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節有毛其名曰旄牛

千舞者兵舞

賈疏舞師有兵舞干戈兵事所用故以干舞為兵舞陳氏暘曰干

舞司干授舞器是也

人舞者手舞社稷以祓

賈疏舞師教祓舞帥而舞社稷之祭

祀程子曰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嘗觀舞正樂其袖往而必返有盈而反之意

辟靃

以旄 劉氏彝曰羽舞秉翟以為文舞也

案祓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衆小舞而大衍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辨正陳氏祥道曰春秋有事於大廟萬人去籥則宗廟兼用干戚與羽籥而康成止謂以人疎矣

通論陳氏暘曰大祭備樂必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大

廟萬入去籥則宗廟兼用干與羽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如注所云也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祓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大司樂言其章不言其器樂師言其器不言其章互相備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

齊本又作齊徐私反注故書趨

作路鄭司農云路當為趨書亦或為趨

正義鄭氏衆曰肆夏采齊皆樂名謂人君行步以肆

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為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劉氏彝曰車亦如之者車行有緩急和鸞之聲動則相應

案凡人行趨車行環拜及射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其節而命曰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大子亦在其中及為王則儀既成而自然合節矣或謂專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為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

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在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之車之疾徐御者所操縱然則此儀併以教御也故夏官大馭亦言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禮樂未嘗斯須去諸身故中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

無自入

存疑鄭氏康成曰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

賈疏
反入

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齊也此謂步迎賓客
入至路門即是門內行以肆夏也此謂步迎賓客

賈疏

饗食在廟燕在寢則皆迎此注據大寢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與大寢同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

賈疏
車無

行趨之法亦於門外奏采薺門內奏肆夏曲禮國君下卿位鄭注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

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

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

賈疏陽聲之首黃鍾

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右陰主靜恐王大動故動以告靜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左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

大師於是奏樂

賈氏公彥曰王有五門應門外仍有雉庫皋三門經不言樂節注亦但據路門外內而言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薺即門外謂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

中遙奏采薺矣 經先言行後言趨下又言環拜據

從內向外是出時也 禮記玉藻先言趨以采薺後言

行以肆夏據從外向內是入時也 鄭氏鍔曰在堂

則賓尚遠故行出門則賓已近故趨也 易氏祓曰

朝宗覲遇饗食皆乘路車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亦

因車之行而為之奏故曰車亦如之

環拜以鍾鼓為節

正義鄭氏衆曰環謂旋也拜直拜也

案此蒙上教樂儀之文則亦謂國子也依先鄭及疏
義則亦謂王也行趨有環時迎賓有拜時周旋拜跪
皆節以鍾鼓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蘩為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國風
名南惟狸首在樂記賈疏樂記云左射狸首射義騶虞者樂官
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

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鄭司農云大
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間若一賈疏謂七節五
節之間緩急稀
稠如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 賈氏
公彥曰凡射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射人
職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士五節皆以四節為乘
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未射
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節優尊者故射前節多

也 薛氏季宣曰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奏射節所以為聽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射義狸首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於君所

案狸首鄭注大射儀以為逸詩是也既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曾孫侯氏等語與騶虞采蘩采蘋三詩絕不類蓋後人附會為之未可據也劉氏敞疑狸首為

鵲巢二字之訛說見大射儀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事次序用樂之事 賈氏公彥
曰掌其序事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
錯繆 李氏嘉會曰下文所謂小事令奏樂成告備
皆樂政也 歐陽氏謙之曰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
備缺時節之先後舞列之謹急無非樂政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事小祭祀之事 賈氏公彥曰
大次二祀之樂鍾鼓大司樂令之此小祭祀鍾鼓樂
師令之但無舞舞師職小祭祀則不興舞

案大祭祀則大司樂令奏三夏小祭祀不奏三夏直
奏鍾鼓而已其他小事亦該焉不特祭祀也如王大
食太司樂令奏鍾鼓則常食當樂師令之亦其事也
至玉藻所云進饑升歌則事太小或未必有鍾鼓而
樂師亦不與矣

凡樂成則告備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謂所奏一竟

賈疏竟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

則為一成書曰簫韶九成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詔來瞽皋舞

皋何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也

賈疏

入升堂作樂也大祝職來瞽令皋舞注來噪者皆謂呼之入彼來上無詔字故以來為呼之義與此無異也

皋之言號

賈疏號

告國子當舞者舞

及徹師學士而歌徹

正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

賈疏大胥職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

知學士是國子也

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存疑賈氏公彥曰祭未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徹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也

案經云帥學士而歌徹則是學士亦歌也瞽者席於階上學士則升堂立於其側而偕瞽者竝歌與大司樂師國子而舞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以其官與事差

之則學士當次於國子一等矣舞之變數有定當於
祭時已竟及徹未必有舞

通論王氏昭禹曰以其父兄有爵列於國謂之國子
以其衆言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謂之學士

令相相悉亮
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相令眡瞭扶工

賈疏儀禮扶工者皆稱相

鄭氏衆曰令相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

案令相兼樂之始終瞽之出入升降而言先鄭以文

承歌徹之下故云告當罷耳 又案上言奏鍾鼓謂
小事也 凡樂成以下則大祭祀亦在其中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案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也此又云序其樂事
見饗食諸侯之禮重也覆舉序樂令奏令相然後知
饗食之異於祭者無來瞽皋舞歌舞徹三事耳指言諸
侯見饗食王國之卿大夫及聘卿則不然也疏謂
詔來瞽歌徹等皆如之若然則經何不云饗食諸侯

亦如之而為此詞費乎又謂饗食徹器亦歌雍滋繆
已所饗者辟公則相者非辟公也奚取爾乎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注故書燕為舞帥為率射夫為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為燕率當

為帥射矢書亦或為射夫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夫衆耦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凡射有三番天子六耦畿內諸侯
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初射止六耦三耦等射以誘射
也再射六耦與衆耦俱三射又兼作樂三番皆以弓

矢舞注言衆耦則包六耦以下 王氏昭禹曰燕射

謂王與羣臣燕而射也治射政者司馬也以射法治射儀者射人也帥之舞者樂師也諸侯尊大射大司樂詔以弓矢舞樂師不與

樂出入令奏鍾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

案九夏亦以鍾鼓奏之然所奏器多而成調其節長若奏鍾鼓則直鍾鼓而已無他器其節短凡行一禮

有奏夏時有奏鍾鼓時隨其事而為之節耳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注故書倡為昌鄭司農云當為倡書亦或為倡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命將故言凡以該之大獻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師還未至之時豫教瞽矇入祖廟樂師遂倡道為之

案郊廟朝廷閨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庸預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旋以教瞽矇

而為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具見於此
王氏昭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為
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
及命將明矣蓋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
之職相副事相承也

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樂官往陳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賈疏小宗伯職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又獻素獻
成皆哭於殯門外彼據未葬獻材時此文承陳樂器

之下謂持器向壙及入壙時序哭之也

賈氏公彥曰言凡兼大小喪

樂器明器樂官笙師鑄師之屬徃陳之者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正義賈氏公彥曰凡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案大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喻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

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正義鄭氏衆曰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賈疏知
者下文

云入學合舞也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

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

舞宗廟之酌

賈疏月令注重釀之酒祭宗廟用之言醇謂

除吏二千石

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

賈疏漢承秦爵等五大夫第九關內

侯第十九列侯第二十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

賈疏既云

取七尺已上則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

案學士之版謂學於成均者之名籍也國子及鄉之選俊皆在焉諸子即國子之卒掌於諸子之官者故以諸子目之學於成均則為學士大胥按學士之版召諸子當補者諸子之官乃選諸子致之於大胥而補之使登學士之版既入成均則與國子同受樂德樂語樂舞之教不徒合舞而已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頌學合聲

舍讀作釋
采音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

賈疏
學宮

者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是也

賈疏
頌分

秋頌其才藝所為

也分其才

藝高

下舍即釋也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

賈疏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

菜蘋蘩之屬合舞等其進退合聲等

其曲折竝使應節奏

賈疏舞與聲遞相合

案舍菜蓋祭樂祖於瞽宗因而合舞也頌學者頌其所習之業因而合聲也合者齊其綴兆均其節奏之

謂

通論王氏詳說曰王制春秋教以禮樂是春未嘗不學聲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是秋未嘗不學舞也此言合舞以春合聲以秋蓋大合舞大合聲與平日之學舞學聲異也黃氏度曰樂師教六舞未嘗合也故大胥於始入學合而教之孔氏穎達曰釋菜有三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文王世子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舍

采合舞者謂欲合舞先釋菜也 鄭氏鍔曰禮有釋
奠有釋菜釋奠則有迎牲酌獻授舞者器之禮所以
致恭於先聖釋菜則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蘩
蕰藻之類致虔而已

存疑陳氏賜曰月令孟春命學正入學習舞仲春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秋上
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由是
觀之春夏重舞秋冬重聲春入學釋菜合舞則舉春

以見夏秋頌學合聲則舉秋以見冬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

也

賈疏大同即經所謂會蓋六代之舞一
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繆也

言為大合樂

習之

賈疏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大合樂則此經所云乃為季春大合樂習之序

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

案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訛伸進退遲速莫不

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蓋
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綴兆也出退休也凡奏
樂舞者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或出而舞
或舞罷而入其序各以其所習依行列而次之如某
人當列第幾行第幾位未必以長幼也

比樂官展樂器

比必里反
杜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展謂陳數之 杜氏子
春曰次比樂官也

案以上教國子學士之事此則兼及大師以下之官皆所以待合樂而為有事之用也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擊鼓以名之文王世子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賈氏公彥曰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則以鼓名學士舞師職小祭祀不興舞則亦不徵學士也

案上經言大祭祀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

其他如祭祀則大祭祀大饗舞者皆國子也此專舉
祭祀則饗燕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旄人職凡四方
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
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以舞仕者
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士舞饗
燕之樂為其將為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
礪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
樂工同歌觀旄人職則非祭祀大饗學士不為之舞

序宮中之事

案宮中之事謂樂事也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進
饌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度工有定員
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即
此所以大為之坊也 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宮
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宮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
歐陽謙之謂宮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序
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

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宮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矯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

其怠慢者

矯古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

矯罰爵也詩云兕矯其觨撻猶扶也扶以荆朴

賈疏文十

八年左氏傳齊邴歎以朴扶闔職

賈氏公彥曰大胥掌學士之版

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徵令校比之知其在

不

通論陳氏賜曰樂記云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周官大胥正舞位位則酌也所以為綴小胥巡舞列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肅其慢王

氏安石曰肆師相祭祀則誅其怠慢小胥巡舞列則撻其怠慢有司則加呵責學士則用教刑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虡者

賈疏

鼓鑄亦縣注直云鍾磬者據下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

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

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

秋傳曰請曲縣繁縟以朝

賈疏成二年左傳杜注軒縣闕南面形如車輿是曲

也諸侯之禮也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

賈疏大射禮樂人宿

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又云一建

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是軒縣去南面之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

賈疏

諸侯大射備三面北面惟有鼓則大夫全去北面為判縣可知特縣縣於東方或於

階間而已

賈疏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雷注云縮從也

東北西面注云此為縣磬縣於東方辟射位也

案諸侯之軒縣三面東縣西縣北縣皆同大射北縣止一建鼓者餘為辟射去之非其正也士特縣在北面北面則階間也如行射禮則亦辟之故鄉飲於階間而鄉射則於東方也彼記直有磬而已其實鍾鑄

鼓鼙竝存焉

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堵丁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

一虞

賈疏隱五年左傳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為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也淮南子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

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

歌鍾二肆

賈疏襄十一年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引之者證諸侯之

卿大夫判縣有鍾磬之義

賈氏公彥曰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

者行肆之名二物乃云半者一堵半其一肆也直言

鍾磬不言鼓鎛者鼓與鎛惟縣其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

案鍾磬在虛作上下兩列一列八枚謂之堵即半也合兩列則全而為肆全者全十二律與四清聲也注以合鍾與磬為全遂致滋誤

存疑鄭氏康成曰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賈疏
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東西也士亦半天子之士

縣磬而已

賈疏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

也

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縣皆有鎛卿大夫則有

鍾磬無鎛也

辨正教氏繼公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縣異於大夫以上耳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奏之鼓鄉飲鄉射士禮也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士之特縣亦鍾一堵磬一堵而有鎛與鼓鼙明矣

案經所言原無諸侯之卿大夫異於天子之卿大夫士之差半之云者鄭氏之臆說教氏以經證之當矣

存異陳氏賜曰鄭康成以鍾磬十六在一虞為一堵杜預謂縣鍾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說也薛氏季宣曰鄭氏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鍾何以和樂疑天

子之士鍾磬各十六枚為一肆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為一堵

案樂有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清聲故編鍾編磬必用十六是十二律加四清也宋樂志以為夷則南呂無射應鍾四律為宮使商角不陵僭宮聲故用四清皆半律然只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者沈括馮元以為唯臣民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辟也四清古濛也樂之宵綮繫焉陳氏著樂書志復古樂而

乃屏棄四清何異耳食乎康成泥於諸侯之臣半天子之臣之說謂士縣有磬無鍾亦知十六之不可缺故寧存其一而去其一也薛氏以有磬無鍾何以和樂駁之似已顧謂諸侯之士鍾磬各八枚則微特清聲也十二律亦不具雖金石兩有而都歸無用直兒童之見耳以其說易惑人故論之賈氏取數於八而倍之之云蓋未曉其所以然而聊取近似以相擬至服虔引外傳以疏內傳之七音乃云一縣十九鍾鍾

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為八十四律荒遠無稽
賈氏已黜之不復置辨 又案自大司樂樂師及大
胥小胥皆以教為職而凡樂之政令綱紀繫焉若大
師以下則無與於國學之政所司者聲音之事器數
之守所教者其屬而已此周官先後之序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